

齊民要術

Z121.6
1
(12)

𠂇

𠂇



𠂇

𠂇

潮陽鄭氏

用高山寺

本漸西精舍

本參太平

御覽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齊民要術十卷後魏賈思勰撰思勰始末未詳惟知其官爲高平太守而已自序稱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樂靡不畢書凡九十二篇今本乃終於五穀果蓏非中國物者自序又稱商賈之事闕而不錄今本貨殖一篇乃列於第六十二莫知其義中第三十篇爲雜說而卷端又列雜說數條不入篇數一名再見於例殊乖其詞亦

鄙俗不類疑後人所竄入然陳振孫書錄
解題稱其治生之道不仕則農爲名言正
見於卷端雜說中則宋本已有之矣思勰
序不言作註亦不云有音今本句下之註
有似自作然多引及顏師古者考文獻通
考載李燾孫氏齊民要術音義解釋序曰
賈思勰著此書專主民事又旁摭異聞多
可觀在農家最曉然出其類奇字錯見往
往艱讀今運使秘丞孫公爲之音義解釋

略備其正名小物蓋與楊雄郭璞相上下
不但借助於思勰也則今本之註蓋孫氏
之書特宋藝文志不著錄其名不可考耳
董穀碧里雜存以註中一石當今二斗七
升之文疑其與魏時長安童謠百升飛上
天句不合蓋未知註非思勰作也錢曾讀
書敏求記云嘉靖甲申刻齊民要術於湖
湘首卷簡端周書曰云云原係細書夾註
今刊作大字毛晉津逮秘書亦然今以第

二篇至六十篇之例推之其說良是蓋唐以前書文詞古奧校勘者不盡能通輒轉譌脫因而譌異固亦事所恆有矣

齊民要術序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蓋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
舜命后稷是爲政首禹制土田萬國作乂殷周
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子曰一
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
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
不分孰爲夫子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語曰
力能勝貧謹能勝饑蓋言勤力可以不貧謹身

可以避亂故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以富彊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雄諸侯淮南子曰聖人不恥身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長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爲治水以身解於陽吁之河湯由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神農憔悴堯瘦癯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將

相不彊功烈不成仲長子曰天爲之時而我不
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
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
爲而尙得食也哉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
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
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
上而民不凍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爲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
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

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體
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有民
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
日不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
至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袒褐飢者
不願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
食袒褐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誠哉言乎神農
倉頡聖人者也其於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

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
縑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
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如禹湯不如
常耕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農
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況於凡庸者乎
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
富畜五犧乃畜牛羊子息萬計九真廬江不知
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
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燉煌不曉作轒犁及

種人牛功力旣費而收穀更少皇甫隆乃教作
耬犁所省傭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女
作裙攀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
復不貲茨充爲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
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惰窳羊主切少麤履

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種
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苎麻數年之間大賴其
利衣履溫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
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

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爲作紡績
織紝之具以教民得以免寒苦安在不可教乎
黃霸爲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
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孤獨有
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
可以爲棺某亭豚子可以爲祭吏往皆如言龔
遂爲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
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
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犧曰何爲帶

牛佩犧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
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
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
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
門提闕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民得其利畜積有
餘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郡中莫不
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童种爲不
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四頭以供祭祀死買棺
木顏裴爲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閒

月取材使得轉相告戒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時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二年間家有丁車大牛整頓豐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急每歲時農收後察其強力收多者輒歷載酒肴從而勞之便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惰嬾者獨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畿爲河東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爲煩擾而

輕費損哉蓋以庸人之性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籠之堦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飢年蓋食魚籠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境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施落不完垣牆不半掃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李衡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